



服部文庫

117

340

3



117
340
3

莊子翼卷之四



胠篋第十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將為去聲胠去聲篋去聲探平聲囊發去聲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去聲滕固扁鑄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
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太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
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
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一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拜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胙腋下傍開其
也攝結也收也局關也鑷紐也一云環舌也十
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一世也

郭註 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
也矣是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
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
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
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也

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口義 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
備大盜至則併擊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貨
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天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取子胥靡靡故四子之賢

謀

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曾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

斗

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拜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拜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拜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拜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拜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鉞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胎裂也糜爛之江中也

尚秀

聖人已故太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成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安其途則大盜息矣不友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率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安乎

郭註

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聖人利天下不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尋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始哉夫竭膏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

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天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不為聲而開眼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拊擊聖人而我撲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開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斬冕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太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太盜也太盜也者必行以存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食利器明則為盜資

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
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
器於天下所
以資盜賊也

呂註

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
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
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
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
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
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
齒以泥相因魯酒邯鄲以泥相因而相因然則欲
治天下莫若持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肥夫
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聖之
也竭聖州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
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喪聖丘而
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成太盜不起天
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
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

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
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
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
勸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
人以利器故木
盜得以奪之也

筆乘

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
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
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
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管見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
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

故絕聖棄知太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擲厲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太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燻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擲與擲同投棄
燻火光消也擲擲之也
也散也

郭註

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
刑而自息除矯詭之所類則無以行其姦巧小
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
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
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
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蚌蠅
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
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
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
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象技以不相能似拙
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
妙匠之指可擲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
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揚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失由彼則彼為
亂生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自無
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
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

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

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
以生於心而已摘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
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
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掙斗折衡非
折之也以平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
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
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
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握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
曾史之行錙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
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燔亂天
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
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掙擊聖人縱舍盜賊彈
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
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
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苟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削靖格羅落置嗟罟浮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潔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
 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
 日月之明下燿山川之精中墮隙四時之施喘軟冥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
 之侯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諄諄之意嗶嗶已亂

天下矣

羸畏也負也兔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鳥罟為羅兔罟為罟罟亦作罟翻車也頡滑

郭註

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
 之至也羸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途
 密避之途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于人
 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
 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
 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正其分也善其所善
 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
 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嗶嗶以已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
 用之無欲也故其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

善

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
 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
 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
 種羣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侯也其教
 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尊尊之意此皆尚賢好
 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太盜聖
 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詳道

傳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
 役役多事者也尊尊多言者也

循本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
 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

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
 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
 為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走弄不定解散也垢
 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
 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辨喘奕動
 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

是篇以朕箴命題考監韻朕箴也則朕箴
 者從箴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

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
 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
 弃知揅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
 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
 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
 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_ラ瘁瘁_{タラ}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_ハ毗_セ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_テ人之形乎使_テ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_テ喬_矯詰卓鷲_至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
 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有寬也瘁瘁病也毗拜也助也喬詰卓鷲行不平也

天

郭註 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_キ之
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
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
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
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
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而忘也恬愉自得乃可
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
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
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
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世萬事
天落也莫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
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
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遵之然後至
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 天下者萬物之所_レ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者故之而不縱如園之畜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交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鷲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

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真處

循本

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

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也

罰墨

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下喜雖足以快心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于是有喬詰卓鷲盜跖曾史之行接跡于天下喬者矯已而過于高詰者責人而過于密卓者特立而至于亢鷲者鉅擊而至于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為天下者猶句馬日以賞罰為事彼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變樂卷上 聲上 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
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

各 愴

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 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齊卷不申舒之狀也 囊猶捨擻也 炊或作吹 炊累猶動升也 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 當理無所任其受之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
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齊卷愴囊也 不能遺之已
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自由寄而
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
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
抱道怀朴在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斲身
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况

莊子集 卷之四

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然已矣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入者存亡皆可一言無益損乎其真齋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世之齋戒以信鼓歌以信以為天下之至其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蒞天下誠出于不得已而無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于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乎愛託重于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青色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為淵默雷聲其出出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效累效累即萬物之以意相效累則效之積也萬物濕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名

循本 萬物效累謂萬物皆因吾生而效之如炊氣積累而孰也

對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

無撻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

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儻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

莊子

攘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具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太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鉞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春春大
亂罪在擗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殊矣者相枕也析枕
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歧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桎梏習也仁義之
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喙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嬰引也劇傷也縣而天希高慕遠也
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春春相踐籍也析楊長
械錮頸及脛者桎梏梁也離歧足底半離地攘臂舉
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喙
矢矢之鳴者朴云嗚大呼也
郭註 擗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
播蕩也上下因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薄
約則剛強者柔矣集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拜
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
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
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
而通治而係之則歧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典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

性理

卷之四

十一

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嬰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奇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之跡其迹愈粗之其妙自塗之東陵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可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哀相疑至誕信相訛莫能齊于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有銜錫推鑿雕琢性命遂至于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褒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兩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于是主憂于北民困于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之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之甚也矜揚以接相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

驕

質

許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末之有也故奔所尚則驕詐不作矜揚桎梏廢矣何鑿枘接相之為哉噉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築趾之利用也絕聖弃知去其所以櫻也

詳道 夫人之心非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制之使傷而不全雖而琢之使文而不實則陰陽之氣泯矣其僵也償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平殊者絕也

戮者辱也

副墨 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年或進之則益高皇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創其條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其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儂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及將乎生之廉隅影之琢之始我于此皆懼排奔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

莊子

卷之四

一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文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壯我守其天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光

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為終彼其物無
測而人皆以為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
道者上見天而下為王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
盡然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未黃而兩言澤也
貌麗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在而壯也
也千一百歲李淳風主物薄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劫
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
物也緝混合也緝昏也无心之謂也

聚

注子真

卷之四

廿七

郭註 問至道之情可謂廢也不任其自尔而欲官之
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
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无也老莊之所以廢觀無者
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
又何有為于已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
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
閉靜而不天也此皆密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
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職
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也長生之致耳身
不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極徒見其
一變也皇主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
以應無窮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于一偏而不得
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
反守無心而往也入無勞遊無極典化俱也日月
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縉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
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也
體則無往而非存也

与

與

呂註 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
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
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
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
為然楚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寄所不能論意所
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必至
于昏上默上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
听至乃可長生則典之入道也抱神以正則形不期
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
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
物而反平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乎慎內則塞
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
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
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得是
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
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
又語以簡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
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

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
是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
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與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
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
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
非知我者也曲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曲天地爲常
則其久无窮當我緝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
知其爲遠也人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
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為最造化之為
人不知也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
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萃也焉則彼
以慈爲室者固不厭數也言之也

蘇子瞻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
情在于欲記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
生不歿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
道之餘我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
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世之符先見

與

幾

與

与

与

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佞人猶穀之
與神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良田
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間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
偽故窈冥昏默者所以致一也昏默者所以全
直也此下又蚤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听抱神
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營
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
生矣內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
原一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
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
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輩足矣天地
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在我
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物未嘗有歿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能我守
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歿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

与

美

凝

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入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

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成則下為土矣縉絲之命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去我而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縉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死矣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側然閱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更何人邪更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

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二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拜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故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注子真

卷之四

十一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作
昆蟲意同 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
 曰意毒哉仙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
 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体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
 渾沌待本反 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
 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云也扶搖

招 害 与 与 与

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 鴻蒙氣也悄然自失
 貌贊然不動貌執掌汾油貌溟溟自然氣也
郭註 夫內足者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得狂非物而民自往故
 為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失順物性而不治則情
 不逆而經不乱玄默成而自歛得也解獸羣而鳥夜
 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
 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仙坐
 起之貌嫌不能澹然通放遺使歸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與物皆不以存心而問代
 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同乎溟溟物无際也莫然
 无魂坐忘任独也不知而復乃為真復渾沌无知而
 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垂
 矣有問有闕則失其自生也
呂註 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
 所求不知所往是以无知而已執掌拘係貌離

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
 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為得
 狂則無為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為天則無為物則無
 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哉有
 玄天冬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
 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
 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其言也
 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焉獸昆蟲者凡以不
 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猶無
 疾而毒之仙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入莫不有
 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焉而物自化
 形体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自倫則理
 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溱溱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
 忘而同乎溱溱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然
 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
 不自知則渾沌勿疇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无問无
 關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
 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

与

剔

之友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
 也天之所以造物亦甚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
 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
 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入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擊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 欲出羣為眾猶也眾皆以出眾為心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眾則與眾无異而不能相出矣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独無往而不回乃大殊于眾而為眾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

眾則寧若不因眾則眾之于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
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
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
哉因天下之自為而在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
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
不成而万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
耳豈能物也哉不能物也則不足以有物矣夫用
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不
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為故馳万物而不
勞也人皆自異而已独羣遊是乃往往來來者中独
有斯独可謂独有矣夫與眾不同非求貴於眾而眾
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独異為心
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独有者也未
能独有而欲羣獨軒冕曾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
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响也大人
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响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不
各得自天問者為主應故為配無响寂以待物也无
方隨物轉化也撓止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

莊子
卷之四
三十一

冒

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故无端玄同故無表與
 日新俱故無始也形體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
 也已有已則不能太同矣天下之難无者已也既無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觀無
 則任其
 律生也

呂註 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
 者亦當因眾以寧无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
 聞不如眾技之眾而欲自在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
 者僥待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未
 世多以為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
 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天物為患欲明
 所休者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独有夫大人之教若
 形而之于影响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
 乎无响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
 天下而往以復之撓也而不必靜是謂萬物並作吾
 以現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于物之終始
 而方之所不能闕時之所不能拘也領論言也言則

出于不言形體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
 無已矣無已鳥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
 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其
 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為之也
副墨 因眾以寧所聞言因眾人之聞見以穩變自己
 之聞見則我之不如眾技抑又多矣以言尊仁
 義悅聖知為同俗之見也聖女適攜天下而適道也
 復之撓也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
 無端焉有始既无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
 形軀不足以為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有已
 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為治者
 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律有之人不能與于
 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莊子

齊物

第二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

物之所以異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責因異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備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于餘一故物也德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為而巳成德不累自然也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也會仁不恃也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棄以理接辭不自在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德粗以妙故不亂也時民自為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是為故為哉自任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

莊子 卷之四 二十五

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盡已以待物則爭亡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於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人道者以有為上累不勝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在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上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管見總論

管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迂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會史之是非下有折撻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會之體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堯舜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

在

於是國政不至于於囊人心不至於慮壞從容無為又向服治天下矣夫設難難之問以發老聃之言則乎焉治者罪在撓人心此折撻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寓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難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未歷敘君臣禮法君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在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一發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莊子

卷之四

二十一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原云：本也。記云：老子所作。

郭註 天地均于不為而自化，万物一以自得為治。天下異心，无心者主也。以德為原，无物不得者。

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无為則在自然之運動，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无為為位。上為位，下為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无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為應之。通于天地者，德言，万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于万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万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投者万物之未用也。夫本未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未皆暢，故一無為而厚理都寧矣。

呂註 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也。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于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化通于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万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也。君有為，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觀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

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也天地通而万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兼于又兼于德兼于道兼于天兼于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于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一而所得者无

心故也

管見

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示下者无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无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无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无不治以道觀而物合乎道則應无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于万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波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亦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

德

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持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哉通于一而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

莊子

卷之四

三十七

足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
 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去聲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來生同狀未
 日連上文當為引證之語疑即老子上所引言曰者
 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
 孔子矣

郭註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利而去之不為此為而
 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
 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万物各止其
 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離異則玄同彼我
 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
 能往有斯萬德者人之細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于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控志則
 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沛沛任萬物之自往

道

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言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夫兼忘所謂懸解既忘
 壽天況安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
 王天下為己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
 顯則默而已一府同

呂註

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刻不足以辨之辨道而無
 焉則小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
 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
 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異萬者紀之在細也德成則
 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
 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刻心在此古者而已反求諸己
 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刻之效沛矣為萬物
 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
 之可欲勞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
 不以王天下為己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之
 以德而非以位在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
 素王之道也萬物備于我則一府方生方成方以方

若

而已矣

詳道

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翫乎其爭心之大，則挾太象之謂清乎。其為万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以不以迹，詭之以不以言，使人自得上之。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嚮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方遠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己顯。至行万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交，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

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注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方類滋茂。其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繇，理無不

貫与

容因心，无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惠本也。壽夫齊通內，成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矣。

管見

郭氏從顯則明為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王下不以為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或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或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剗心之極致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玉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天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玉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玉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脩遠

郭註 聲由寂彰以諭体道者物感而後應也万物孰
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玉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于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道於神言本立而知不
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弥廣心由物採之而出非先
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万物
從之斯蕩矣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玉德

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听而不寄之于寂
則闇味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也
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及妙也我確斯而都確
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謬乎其清言通而不濁
呂註 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右不得無以
以為有邪金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
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
神則周萬物而不遺矣以通于事為哉本原者道乘
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爭而事自通心非物採
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
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且用不知非得之在
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宥生立德明
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
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所自聞深
不可見所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
而能物其中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
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听而不寄之于寂
則闇味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也
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及妙也我確斯而都確
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謬乎其清言通而不濁
呂註 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右不得無以
以為有邪金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
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
神則周萬物而不遺矣以通于事為哉本原者道乘
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爭而事自通心非物採
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
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且用不知非得之在
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宥生立德明
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
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所自聞深
不可見所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
而能物其中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
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保

与

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定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副墨 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
 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
 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入逐思而自得之素逝即沛
 乎其為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而流通不滯也素逝
 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沈著于有為事相之中
 故曰取通于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
 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
 我者德也以德為時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
 原于天則為道即立之本原也得于已則為德即通
 神之神也存其形而能察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
 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乎乎忽然出勃
 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至無而
 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為而不為也時
 變而要其宿即逝曰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
 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修且遠所

莊子

卷之四

三十一

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反 嚙 詬反 豆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 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思知不足以得真聰明
 象罔即 真也
 呂註 赤水之北崑崙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古向也
 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
 有非有非無不礙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莊子

卷之四

三十一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堯乎天下齧缺之
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期以敏其性過入而又乃以
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天彼且乘火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反公才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空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
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

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取李云危也

東也劉云自駭

郭註

配天謂為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岐之屢傷于
生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弥甚矣故曰無過
在去知不在于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与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
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
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也
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
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
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
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
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有
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

莊子

卷之四

三十三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
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地名封人

郭註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
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穀食則
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安行
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
未為不聞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數也物化厭世主僊乘雲箒躡一氣之散
無不

呂註

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
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
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辨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
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
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觀也神僊之說有求之
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知信皆非也蓋生
而抱神其愛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死也
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
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
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

何謂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穀仰
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
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
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舜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舜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 但乎耕而不顧 伯成子高 通亦

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有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但低首而耕之狀

郭註 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感慕夫

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但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廢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弃而不治無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笑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論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反 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平大順 泰初易說云 氣之始也

郭註 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矣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在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嗶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緝緝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 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雷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係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任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象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素籥象鳴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緝緝非斷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劉緊註 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大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之謂也綿綿若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倫且然之謂也綿綿若有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

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存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循

循本

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象爭鳴者，皆合而為一矣。象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太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喙

字

口義

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象鳴合之，合又與。合字不同，言此象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象合緝緝，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太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萬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不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外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一本作理。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留係成愁思也。便言便捷見捕。

郭註

性矣。縣當言其高顯，見執留之狗，復徇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所新之化，而巳其動止。外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以用也。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碧虛

不可不於自然，然然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懸宇高空，使眾昭然也。以手相易，以技相係，衰

爾形體驚休心神，猶猶犬被繫，後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思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必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處，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巳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一矣。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故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為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必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

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
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而已而
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
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閻勉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
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
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覩覩然驚曰

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
也季徹曰太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允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蔣一本作將勉一本作堯輔
驚鷹貌搖蕩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
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
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
跋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
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
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

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昔云我自然矣，溟溟自貴，之謂不肖，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呂註 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播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蓋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溟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故

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辯道 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沓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奔踴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播而播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誠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

為而天下化，手撓願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所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副墨 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無心為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秉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

為而天下化，手撓願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所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空曠無復形拘
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羊
也禿而施刺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
憊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也司馬云爰也脩
道作羞進也標枝

言樹標之枝
無心在上也

郭註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
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

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
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
憊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
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
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樂
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

藥瘍也禿而施刺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
脩父其色憊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

因聖人之所差也則有虞之治亦危得已而講過於
武王哉自其述觀之雖伏羲舜人猶不得為至德之
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
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
得擬議於

碧虛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

之藥治之病而未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
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
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表則表見焉有
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
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
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璧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聖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譏道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譏衆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本

垂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里耳折揚衷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一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之道作導諫人亦多作衆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揚與華李

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卑鐘甚鑿還如字讀之

郭註

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

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皆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諫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諫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金聲節辭應受導諫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曲則回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一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趨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為諂諛而隨和世俗

莊子集

卷之四

四十七

若却不以為誦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
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尊諛之名
而所為乃終身尊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
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所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尊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眾人
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
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
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亦張滿稽自謂也
而猶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也以下又
以樂為喻命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
眾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
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於天下皆
惑乎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意竟
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去
鍾為世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

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
也此皆論有虞氏而武王又何必言矣
履之人夜半生其子遠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
似已也

郭註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
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
思善故我無為
而天下自化

副墨 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太愚太
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懷反于公中頹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
 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
 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
 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
 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
 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繹繳灼皖玩皖然在繹繳
 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聞

盥囊亦可以為得矣懷猶刻賊不通也鵲鳥名取其
交臂反
縛也
呂註 機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薄中斷以譬盜賊
 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
 會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者明以五
 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者聰
 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稱此則五臭之
 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
 舍以趣舍濫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揚墨者
 固天下之才士而不問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
 如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
 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繹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繹繳自達者視之在繹繳之中
 皖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
 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被一作趣

詳道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濺以至忘不貴之良貴被
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貴也
口義 其斷在滿中破為穢穢之餘者榮辱不同同
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悞衝逆人
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頰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垂失
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
失矣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因而乃
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為得矣
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便礙胸次故曰柴其內冠
弁措紳儒者之服以禮強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
支塞充盈如柴棚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披縶
眩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東縛之中而彼自以為
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
誣揚墨也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象多在君天下
首凡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道
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天於天地尊
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為南華以
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
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
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
原以正其在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
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
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
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
聖人使之分富授職于歲上仙則何累之有于高舜
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
思鍾于後亂自此始矣故華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
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于初物將自化彼不可然
不然服恭儉技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馭
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
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

職

人之恐于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
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者若
楊墨之苦穀難為為也至此之鳩鴉
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莊子翼卷之四終

人之所以為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
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者若
楊墨之苦穀難為為也至此之鳩鴉
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